

# 山定权 树定根 人定心

福建林改奏响绿色发展咏叹调



▲福建武平县脱贫示范户王瑞保利用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在梁野山蜜养殖基地饲养蜜蜂（6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 从「驼铃古道」到「丝路高铁」

宝兰高铁通车记

新华社兰州7月9日电（记者齐中熙、石志勇、王衡、张斌）9日8时，随着首趟动车组列车——西安北至兰州西D2651次列车缓缓驶出西安北站，宝鸡至兰州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至此，几千年来从古丝绸之路起点陕西安，向西2300多公里一直到新疆乌鲁木齐的“驼铃古道”，如今被“丝路高铁”取代。

### 用科技之力突破“盲肠”路段

在宝鸡火车站旁，一座“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静默矗立。这座纪念碑是1952年为纪念修建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段牺牲的56位烈士而建。

陇海铁路宝兰段是今天宝兰高铁的前身。其中，宝鸡至天水区间是整条铁路地质最复杂、环境最恶劣的一段。它所经过的秦陇山地坡陡沟深，南有滔滔渭河，北有悬崖峭壁，被称为陇海铁路的“盲肠”地段。

2012年宝兰高铁开始修建，同样的难题也困扰着新一代的铁路建设者。“宝兰高铁主要线路经过黄土湿陷性最强、滑坡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宝兰高铁项目设计总工程师郭俊奇说。

在兰州市榆中县，一列崭新的高速列车稳稳驶过“湿陷性黄土”区域。中铁十四局宝兰项目经理邱智勇介绍，这里的湿陷性黄土地质厚度达30米，极易出现沉降变形，对路基填筑和地基沉降控制标准有很高的要求。

“项目成立科技攻关组，并与多所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最后确定采用自进式无排土无振捣挤密器”施工方案，成功降服湿陷性黄土地质。同时，我们采用了沉降观测信息化监测技术，每天测量的数据实时上传至监测平台。技术人员通过手机就能及时掌握沉降信息。”他说。

渭河特大桥全长2263.8米，先后跨越陇海铁路、207省道、麦甘公路等，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之一。其转体箱梁是西北地区铁路立交跨度最大、转体重量最重的桥梁转体工程。

为确保桥梁转体成功，中铁十二局建设者分别在两个墩台内设置上下转盘，在下转盘施工中采用“分层浇筑”方案，并采用“分部吊装、逐层定位”方法，最终上万吨桥梁转体分毫不差。

### 用高速“动脉”打通丝路通道

6月17日，来自丝路沿线17个国家的留学生登上了西安开往兰州的动车，提前体验了一把乘坐宝兰高铁的舒适与便捷。

“以前我曾经从西安去兰州，普通火车大约要9个小时，高铁只要约3个小时，真是既快捷又方便。”坐在试运行高铁上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白帆，一边惊叹于“中国速度”，一边希望自己的祖国也能修建起高铁线路，提速发展。

宝兰高铁，与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丝绸之路高度重合。过去沿着古丝路，从西安到乌鲁木齐，骆驼要花数个月时间。随着时代变迁，古丝路早已不闻驼铃声，人们依靠普速列车行走这条道路耗时仍需以昼夜计算。

进入新世纪，古丝路沿线道路通行条件不断改善，公路率先进入高速时代，从西安到乌鲁木齐已经通过连霍高速实现了全程高速连接。

2013年，西安至宝鸡高铁开通运营。2014年，全长1776公里的兰新高铁开通运营。至此，西安与乌鲁木齐间的古丝路，仅剩宝鸡至兰州段尚未开通高铁。

如今，贯通的“丝路高铁”带来的是出行时间的大大缩短。西安与兰州间将从7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兰州到北京由约17个小时缩短到8小时左右；兰州到上海由约23小时缩短到约9小时。

宝兰高铁开通运营，可以极大释放“一带一路”铁路潜能。随着宝兰宝铁的开通，一部分客流和客车都会分流到高铁上去。如果从陇海线上每腾出一对客运营力，可能就能开两到三列货车，每趟货车一年能够腾出一百万吨运力。”西安铁路局副局长徐建根说。

### 既是扶贫路，又是旅游路

通渭，终于“通”了！

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是甘肃最贫困的县之一，贫困面高达18.2%。过去这里最好的道路是一条二级公路。随着宝兰高铁的开通，通渭告别了不通火车的历史，通过高铁与北京、广州、杭州、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连在一起。

“今后在家门口就能坐高铁去广州了！”55岁的通渭人王亚东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和女儿在广州工作，每年他和爱人都去广州过年，但路途的遥远、劳累让他们苦不堪言。

“过去不管坐飞机还是火车，都太折腾。坐火车的话，得半夜赶到定西火车站，然后再坐36个小时。乘高铁，时间一下缩短到11个小时。”王亚东说。

宝兰高铁开通后，每天停靠通渭的列车有18对。通渭县扶贫办主任王想雄说，通渭外出务工人员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每年有10万多人次以上外出打工。高铁时代到来，通渭人外出打工方便了。

宝兰高铁，既是一条扶贫路，又是一条旅游路。

7月2日，宝兰沿线城市市长及旅游部门负责人齐聚兰州，商议打造宝兰线全域旅游共同体、合力打造黄金旅游线路和品牌。随后，宝鸡、天水迅速推出持高铁票享受门票、住宿优惠的措施。兰州铁路局把从兰州至徐州的高铁列车，打造为丝路文化旅游列车，甘肃境内丝路沿线城市的美景，通过精美的照片和旅游手册展现到车厢。

通渭县旅游局工作人员闫生龙说，通渭有温泉、榜罗会议遗址等知名景点，游客集中在周边两百公里内，宝兰高铁让通渭与西宁、西安的时间从五六个小时缩短至两个小时，“一日游半径”扩大到五六百公里。

## ■新华时评

# 让改革促成农村生产力的不断解放

15年前，福建省武平县总结捷文村等改革试点做法，率先启动集体林地产权改革，突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上山”限制，激发了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解放了林业生产力，为全国集体林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改革中，捷文村164户村民守着2.6万亩林地，依旧过着穷日子。

“拿斧头的比拿锄头的多。”当时任捷文村党支部书记的李永兴回忆说，滥砍滥伐现象挥之不去，有些人砍树理直气壮，“那是国家的树，不砍白不砍，白砍谁不砍”。胆大的白天砍，胆小的晚上砍，有人甚至雇人砍，干部想管管不了。

林业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2001年，改革在这个闽西小山村里酝酿。

改革一开始，就遇到了分歧。有人希望分山到户；有人主张由有实力的大户承包经营；有人主张由政府 and 村干部分，有人主张由村民自己分；还有人在观望，准备随大流……

经过反复权衡，从多数村民利益出发，捷文村决定按照“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和“耕者有其山”的原则，把所有的集体山林平均分给农户。

2001年12月30号，李桂林幸运地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捷文村，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开启了集体林地制度改革的大门。随后，这项改革在武平全县推广。

事情越搞越大，人们心里开始打鼓。“心是悬着的。”武平县林业局副局长吴吉富说，山分是分了，林权证发了，但没有上面的红头文件，分下来的山会不会被收回？

犹如旱田盼甘霖，基层的群众实践，渴望着来自顶层的呼应。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到武平调研，充分肯定武平林改的做法，作出了“集体林地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为集体林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这项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

所有产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15年间，福建活立木蓄积量净增1.7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从2002年的62.96%提高到65.95%。

“过去造林，一锄头一个坑，树活不活听天由命。现在不同了，这山，这林子都是自己的，大家把山当田耕，把树当作儿来养。”李桂林乐呵呵地说，林改以来，全村没有发生一起盗伐案件，也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为主要内容，集体林地制度改革实现了“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全国集体林地制度改革。

### 资源、资产、资本：抓住产权

这一市场机制“牛鼻子”

包括山水林田湖在内的国土资源，是资源、资产、资本的“三位一体”。森林资源通过明晰产权成为一种资产，如何将其盘活为资金、资本，成为新一轮深化林改的关键。

林改之后，老百姓有了林木经营权、使用权，但采伐是唯一变现途径。林业生产周期漫长，导致很多林农缺乏资金进行扩大生产和改善生活。福建省林业厅林改处处长徐文辉说。

为了使广大林农手中的林业资产变成资本，集体林地制度改革后不久，福建省随即展开了以林权抵押贷款为中心的林业投融资体制改革。

（上接1版）

### 结对帮扶全覆盖

“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后，各级干部不敢懈怠。”榕江县委副书记吴建良说，为压紧压实“责任链”，县里制定了“部门包干帮扶村全覆盖”“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全覆盖”措施。

其中规定，县级干部帮扶10户、科级干部帮扶9户、一般干部帮扶8户。此外，对于已脱贫贫困户由村（社区）干部负责结对帮扶，由乡干部跟踪管理，防止返贫。

“月亮山区的贫困多样，但一定要摆脱思想贫困。”杨胜涛说，受自然条件制约，当地群众自身发展的动力不足，存在一定的“等靠要”思想。随着基础设施加快改善，群众落后的思想观念逐渐扭转。

“两年前，村里没一家饭馆，游客来了只能吃方便饭。”计划乡加宜村致富带头人蒙正林说，现在他开起了农家乐，有12个床位供住宿。他还带领4户贫困户一起搞起了竹鼠养殖，保守估计每户贫困户今年至少收入1.5万元。

“以前，动员他们养羊，他们不敢养，怕卖不出去。”加宜村党支部书记蒙启祥说，这两年路通了，村民与外界接触多了，逐渐有了商品经济意识。现在村里已经建了两个养猪场、1个养鸡场，发展了6户养羊大户，带动20多

户贫困户脱贫。近两年，通过外出打工、产业带动，全村有134户300多人实现了脱贫。

### 干部要脱“三层皮”

连日来，记者在月亮山区榕江县定威乡、计划乡以及从江县加鸣镇等地了解到，通村路、通组路、产业路等正在紧张施工中，各级帮扶干部正走村串户与贫困户一起谋划产业脱贫路。

“只有路通了，山里的群众走出去、外面的信息流进山，群众才能脱贫致富。”从江县加鸣镇党委书记周昌涛说，在相关部门帮扶下，加鸣镇的交通瓶颈正逐渐打破。

下经济扶持资金，其中扶持23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占资金总量的一半以上。

产权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国家林业局调研组报告认为，2002年发端于武平的集体林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实现了五个“率先”：率先推开了触及产权的集体林地制度改革，率先探索林权融资，率先成立了林权收储担保机构，率先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率先开展设施花卉种植保险试点，全面实施森林综合保险。

步步深入的林改，正让“林农得利”最大化。福建各地扶持林农转型发展油茶、花卉、苗木、竹业和林业经济，总面积4800余万亩，林农的涉林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超过25%。

### 林改在路上：打造绿水青山的转型新样本

“价值100多万元的林子，说不让砍就不让砍，损失谁来买单？”罗范钦是永安市西洋镇旧街村的一位林农，得益于林改，通过承包林子迈上了致富路。2010年起，他有100亩林子被划入重点生态区位，禁止砍伐。

随着生态建设的推进，福建省从2010年起，对一些位于交通主干道、水源地等重要生态区位的商品林实行限伐政策。

辛苦种下的树既不能变现，也没法拿到银行抵押贷款。林农的苦恼也是当地政府的苦恼。不砍，林农利益受损。砍了，生态效益受损。有没有一个两全之策？

2013年底，永安市在福建省率先探索赎买制，由政府出钱把商品林买过来。在永安市林业局局长郑凌峰看来，这是双赢之策。当年年底，一个非营利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志愿者协会在永安应运而生，负责执行赎买和保护工作。

在经过第三方公司评估后，罗范钦的杉木林按市场价被赎买了。“每亩林子的评估价近万元，价格很合算。”截至目前，永安已完成赎买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3.7万亩。原本要砍伐的商品林，又守住了林农的钱袋子。

福建2015年率先在部分重点生态区位开展商品林赎买等改革，接着又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今年初，福建省发文将这一改革向全